



西南
事
丁丑
竊
辨
錄

全

475
1785





丁巳竊辨錄

全

丁丑竊辨錄序

夫近世以來風俗一變上自朝廷播紳下至閭巷常布而相與傳習一種議論排毀是非邪正夏夷內外之辨冷笑忠正抗直廉介質實之士愛好醜藉襲藏圓熟軟美之風崇尚澆忍隱伏閃倏狡獪之徒專以利己為嘉謀嘉猷以民權自主自由之妄說為深謀奇計又小有文字者自絕閑聖之師拒輔仁之友竊聖言助邪說上

俯仰公卿大夫之間、下橫行蒙昧愚俗之中、銜牽強傳會之說、為自利之資、其言曰、方今之形勢、宇宙萬國、恰如此鄰、然則日本國、亦非昔日之日本國、與耽俱推移、是自然之勢也、因自然之勢而為事、是守國保民之術也、雖聖人不得不然、所謂仲尼不為已甚、正謂此也、是實名教之罪人也、爰回視十四五年之前、風嚴氣格、蓋不啻寒暑晝夜之相反、豈可不長太息

哉、夫循天理而範圍天用者、吾儒之教也、若夫西洋諸蠻、固暗天理、豈知有範圍天用之教乎、故欲肆跋涉宇宙、以克賈利貪恡之性而已、今也執國自毀範圍、而從事於賈利貪恡之教、何以得不國家疲弊、風俗衰頹乎、凡天下之患、莫大於風俗之衰焉、風俗愈衰、則善類愈斃焉、國家之所以難保也、余深傷乎此、不自量、錄鹿熊二縣善類之事實、竊辨是非曲直、以

俟後之君子之公論云爾

明治十一年二月下況

小出惟知識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丁丑竊辨錄

丁卯明治十年春二月有事于孝明廟帝如西京陸軍

大將西鄉隆盛少將桐野利秋少將篠原國幹率大

衆將詣闕發鹿兒島

王假有廟天下顯然瞻仰之際大臣最當致肅敬
當是時隆盛等以有奏聞之變率萬有餘名携戎
器登鹿兒島將至于西京過肥後路其鎮臺將谷
干城率衆遮絕發炮自是事起互肝腦塗地嗟乎
居高位而不顧重典之所任事至大凶甚矣持
臣之共體也若有奏聞之變候重典之畢禮以持
身徐盡其誠何以至如斯之騷擾哉傳曰臣不
密則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自古武人昏乎此故
以淮陰雄畧大功死一女子之手可惜也

隆盛等建新政厚德四字之大旗

天子在上天下之法令出於朝廷是鈔一之大義
名分之所係甚重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之土率
土之濱莫非王臣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然
建新政厚德四字之大旗便似攘王土奪王臣民
有二王昏乎名分之學亦甚矣○或曰建此旗非
隆盛等之意佗人所為也夫隆盛等三將結盟之
首也首而不止其稱呼之不遜其罪無所逃所謂
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之責當察如何又曰
至于此大事亦非彼等之意勢不得止也夫止斯
止進斯進惟從其所令是管轄之至善者也秋毫
有不從其所令眾之信心未泯也程子嘗有言曰
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
也亦是未盡善宜深察焉

荆隆盛及利秋國幹之官爵為賊

隆盛及利秋國幹皆能用兵為國家之功臣今蒙
賊名可惜也既登庶見島自一旦事起據肥後之
險以萬有餘名抗天下之師持短兵數敗鏡隊之
大軍莫一不當百猶韓信之於趙官軍遂巡畏縮

不肯進隆盛嘗奏徵兵不足用請改兵政為士隊
遂不用語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夫農商輩本
無知無慮用如斯之民以戰可謂不仁之甚矣士
自幼有所養能砥礪之則知親其上死其長之義
此之謂勇敢強有力苟悅所謂仁義之兵是也夫
我邦風俗素美親朝庭猶父父母若有賢相將而能
誘掖激勵漸磨則為鬼置之化亦非難矣吁

三月篠原國幹戰死

國幹之用兵也身必為之先奮勇指揮故兵勢愈
進田原植木二坂之激戰擊破官兵恰如芟弱草
惜乎武運拙而中鏡丸殞命于吉次越○夫國幹
之術知謀優於利秋故隆盛之六國幹也猶共
左右之手或者云

徵鹿兒島縣令大山綱良下東京裁判獄治之

綱良鹿兒島人朝庭疑綱良黨隆盛等之故徵而治
之綱良自如不屈曰暗殺隆盛等之事顯不可

擢且曰凡係軍旅者皆總督府之任也然則於幕
下明白其狀於是朝廷不得已而後于長岑裁判
獄

二等判事王乃世復詳糾彈綱良命

世履長門人朝庭令世復糾彈綱良命乃告曰
最可也再三詳遂聽之夫世復詳命也為是綱良
而詳乎又為非而詳乎為是則當詳告其由告而
不用則當詳又為非而詳則可謂以巧免者矣凡
人臣之事君善歸於君過取於己於同僚亦然若
以巧免者在位政刑綱紀紊矣其害不細豈可不
重罪而痛懲天下後世也哉故程子曰職事不可
以巧免不可二字頗有意味宜深察焉

岩村高俊為鹿兒嶋縣令

高俊土佐人為愛媛縣令鹿兒嶋僻遠地其俗慄
悍剛戾最難治况方今之事情予其當此任者今
以高俊其人調其令夫縣令之為任也正己直行
以誠過其佐官明是非曲直以愛護其人民謹守

法令厚布王澤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是
其任之大者也聞今夫高俊承特選之命未正是
非曲直問騷擾之原由而直稱揚為人民保護之
任其豈不正是非曲直其人其民服之有不膝則必
加以威嚴以威嚴則愈望愈望則必愛生然則
非保護人民反正于賊害之真欲盡保護之任聖
賢所致慎於出處之際當察如何

令參議兼開拓使長黑田清隆自八代口大警視川 路利良自鹿兒嶋擊隆威等

清隆利良皆又鹿兒嶋人其地為清隆所敗於是隆威
八代口則隆威等之要地為清隆所敗於是隆威
等悟不可支用熊本人之策斷水路灌水熊本城
下以省圖城之兵用防禦徐整隊伍去屯人
吉直衝利良軍攻城山廬其見兵六百餘遂據日
向都城以嚴備官軍諸將率大眾進攻數月而不
能陷隆威等又去據延岡城自是分軍為二一
據豐後岡城將襲大分縣廳突出豐前路官軍諸

將又率大衆海陸進防禦且攻擊又數月而不能陷夫寡不可敵衆糧食彈丸幾竭降伏者亦多於將赴鹿兒島二城率決死之士數百名取道于麻津家之賤鄙人也受隆盛之恩義頗厚今媚推貴効奏隆盛何代無佞曹或者云

九月隆盛率決死之士數百名利秋為之前鋒大敗官軍進入鹿兒嶋火縣廳據城山官軍將三好重臣縣令岩村高俊等皆狼狽僅以身免扶軍艦走于長崎

此九月一日也重臣集敗兵待援兵諸將未會更決軍議率大衆海陸進圍城山以大炮遠攻之隆盛等不應然而官軍恐怖前日大敗不敢近是月二十四日遂陷自古善兵者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夫曹操以萬卒敗袁紹十萬光武以八千走王莽百萬之衆嗚乎隆盛等率萬有餘名抗天

下之大軍殆支一周歲且至此舉其謀略之英妙真可謂今世之人傑矣

西鄉隆盛桐野利秋等數百名屠腹

傳曰名不正事不成隆盛等舉變所為名未正明故蒙賊名亦有所未免若怨懟忿怒彼奸謀邪曲舉此變蓋量淺器小也夫君子於否之時守其正節而已故君子否亨伊川涪州之舟純仁嶺南之夜元定真州之脚當觀如何朝庭亦罪其形而不問其情不思其功每削其官爵為賊悉大衆攻之天下後世謂之何哉

右大臣岩倉具視私招舊諸侯于其第諭之使各令應其舊藩士於募兵師平之後又私招舊諸侯于其第設盛饌大饗

初官兵死傷不可勝數故舉四方臺兵不足又舉諸府縣巡查猶不足是以欲大招募天下之士也

而今世之士也非兵士徒有其名耳且官兵屢敗
走死傷許多皆所知也然則雖以朝命懷首鼠而
端不可應招募於倉公諭舊諸侯使各令應其曰
藩士於招募皆奉曰主之命故師平之後有威饌
之設者即其報也夫鈔印天下在於恩威二道感
于命者恩也畏于命者威也恩推親愛之心而加諸
彼威敬之形諸容貌辭氣是恩威皆根於心如此
故不根於心之恩人不感不本於敬之威人不畏
是以為人心之主者平素不可不養仁心威儀也所謂
不忍之心心思之登也行不忍之政舉斯心加諸彼
也舉斯心加諸彼誰不親戴欽慕恭敬畏肅者哉
是所以恩行威立也今也廢藩置縣何假手於舊
主之有探其本平居由乎恩威二道之不一立故也
夫右大臣三大臣之一而當彼三公所謂坐論道
之大任也倉公居其大任不知治天下之大本大
體行苟焉給時隱然市恩之活政負且乘嗚乎危
哉○輿平家舊藩中津之士等懷議論上意見
其書曰嘗有總督宮告命曰西鄉隆盛等所為辭
柄正在暗殺之一科是無根之訛言也伏惟總督
宮之告命則昭々乎固可無疑雖然廣天下眾督

民不能戶說家諭故或有以其辭柄為偽損之者
或有以此為真取之者是人心當以不一定
也是以暫過諸口之進擊下特使命隆盛休戰以
特命選裁判官辨明彼所訴自皇旗華旗至士民
命列坐有關係其事者不問彼此列其席選庶見為眾
士之秀乃一人召許辨論於裁判之坐公許傍聽揭其顛
末於新聞書遂公平之糾彈而審察判決之然後
仰聖詢則戰爭之慘毒斯變而為裁判之論辨不
派一滴之鮮血蓋可至哉定公平裁判而後隆盛
等所為辭柄真無根之訛言則粉齏可盡鴛鴦力於
朝廷正否曲直不分明則招募之命不可奉承雖
然若彼等藁來脅迫必不可從也代其眾士持此書
出者桑名豐山鈴木閑雲猪飼麻次郎山口廣江
中塾松三郎五名云夫殺一不辜尚君子不為况
若隆盛等國家之功臣而朝廷有暗殺之之名而
正否曲直未分曉妄無推刃彼等之理何者若殺
彼等之後其事真則萬世使吾之君被殺功臣之
汚名不忠不義莫甚於此是兵故欲盡忠於國家者
遇如斯之變則雖觸逆鱗處刀鋸之誅當極諫明
辨正否曲直是人臣之當然所謂義也嗚乎若中

津士可謂得入臣之當然矣

十月下故鹿兒嶋縣令大山綱良于長崎裁判獄殺之

綱良白隆威等之顛末其畧曰內務卿大久保利通大警視視川路利良輩陰謀令數十名暗殺隆威等此事既縛而得其狀夫隆威等何罪欲殺隆威等者非朝庭之意實出於彼二者妒忌之汚心質諸鬼神而無疑故助隆威等耳何有佗意今事既壞何掩而不白乎遂斬○謀刺殺隆威等之徒二十名一名自隆威第宅之床下引出二名逃遁其他十七名皆捕縛見于熊本新聞書捕縛者曰吾輩受朝命試察隆利國三將之舉動耳非刺殺也然夫三將誣以刺殺之名是亦見于府下諸新聞書蓋隆威等國家之功臣有屬望者也若有所可疑欲以試察之自有道其故何也夫唐魏徵太宗腹心之臣也有佞者讒之太宗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案驗其妄是太宗之所以為太宗也若此時

使小人按驗其事徵之身其危哉今夫試察隆威等如太宗之於魏徵則事極是非曲直自分明矣此待功臣之道也然使昏愚無賴之至賤吏試察國家之功臣是其不啻非待功臣之道正邪混淆是非紛紜豈得不至乎如斯之騷擾哉推此而可以察其真偽矣

論曰殺生予奪天子之職也誰得而擅之哉小人之性淫酷殘忍無所忌憚求不能其得而擅者欲以擅之故小人之於君子不殺不饜夫恭顯之殺蕭望之章惇之使土豪殺劉安世之類歷々可見也嗚呼君子國家之元氣也絕元氣國家滅亡國家滅亡則獨得身存乎是前修以小人比藤蘿亦的諸語曰舉直錯諸枉民服舉枉錯諸直民不服

夫政以人行焉故用人天下之大事也其本在人君之心君心正則直者在位君心邪則枉者弄權直者在位萬機皆出於公枉者弄權萬機皆出於私政之根本民之服不服在直枉舉錯二科凡公卿大夫之善惡邪正民心自然知之溫公用則天下酌酒祝之蔡京用則天下釐頰戒之十日所視其者乎人君尤不可以不察說者引晁錯七國論議隆盛等最非也夫錯之論疆本弱末為後世憲之豫防也且國則七國其主則諸侯王與其富貴聲勢隆盛等何可當也今皆雖在重任本非有土地

人民者假令有不軌之意賞罰正直枉明則雖寇賊化為心齊矣寧有百隆盛等何足懼乎若反之則廝養之賤亦可懼錯也非為一身計信為君而已秋護良親王之於高氏亦然凡立論引古有事同而情異者因其事之同而不察其情之異者誤是非枉直豈可苟哉夫今之於隆盛等不問是非枉直妄令人暗殺事既暴露遂起肥後之爭亂便執而名之為賊是奸邪設機穿之術也傳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天下衆庶動相聚互語歔歔于巷所謂天無口使以人言是已惜上無皋陶之臣也

熊本士池邊吉十郎率結盟之士千有餘名應隆盛
同士松浦新吉郎山寄定平櫻田總四郎大里八郎
寺佐吉十郎紗軍最力

夫吉十郎之用兵也嚴重確實不為危計妄舉士
皆強壯猛烈而有技術鹿兒島士持短兵數擊破
官軍熊本士之力為多兵官兵經見其鋒銳之銳
者莫不恐怖且嘆稱焉凡士之進退去就生死存
亡之道當理而無私心為仁矣今夫吉十郎等舉
兵應隆盛固不當理也然憂國念奸與之俱舉兵
行誅戮以為挽回皇威其志國家可以賴者也

十月池邊吉十郎松浦新吉郎山寄定平櫻田總四
郎大里八郎後容就死

朝廷置臨時裁判廳于九州治捕縛者因其罪之
輕重而處分之吏責吉十郎曰汝何聚眾為其大

隊長黨典隆盛之逆意抗官兵乎吉十郎對曰臣
竊熟察輓近之形勢明治維新以來務去舊弊定
俗日衰貪利之風月盛從而金貨濫出而廉恥之
加之上下一般心醉於洋臭或主張民權或談共
和之治其弊害不一而足遂至乎神祖建國以來
忠孝之遺風掃地未得自國之外律罪之也且彼輕
侮我素在裁版圖無以夫千嶋交換其明證也何者
千萬國極被奪於彼也是等皆政府誤其宜者而竟
冠萬國極被奪於彼也是等皆政府誤其宜者而竟
古未嘗受之於外海亦今至乎無可保無憂矣
以故慨歎不能措欲建白其弊害一二既起其稿
微賤之徒繼陳千百言方今無採用也必其要之
也蓋二三之權臣在於內蔽皇帝陛下聰明之所致
是方今非除此奸臣不能再挽回皇運震輝皇威
政府遺刺客暗殺西鄉隆盛桐野利秋篠原因幹

其更既暴露矣隆威等為尋問其因由于政府已
率大兵決意上京是果實然則刺客之更亦出于
奸邪然而熟考隆威一且舉足則雖必斃奸可以
達其志而此際空傍觀則隆威得志之後設若有
專權可無毫掣臂之地彼之所為名義者未詳安
在然除奸以同一致先與彼戮力更成之後彼儻
專橫則賊匡正之亦可非難矣達素志實在今日
時不可失兵心竊決之是月十四日出于熊本會
和浦新吉郎山寄定平櫻田總四即等屢雖談論
或謂隆威遂事必至專權弄威福或謂為刺客舉
兵名義不立一時輿論紛々更不一決經二三日
遂一定矣時薩兵前鋒達小川開別府晉介為之
指揮又是月十九日單身馳至小川會晉介告我
素志且向熊本攻擊之方略即答曰只是過而
已若臺兵有塞我之路直一綴過耳何方畧之有
於是即告別於晉介而去其明日歸于熊本市街
既為灰燼聞壯年輩五六名若七八十名屯集
竹宮其佗諸地談新吉郎以隊伍整列之更又其
明廿一日薩兵決事于攻城晉介依賴我教導來

因選池田安山外四五名遺之然薩人之所為素多
推謀少誠實是我舊藩嘗所議也故如今日亦頗
疑焉於原國幹議攻城之策其明日以定部署國
中認之指揮其隊下決自段山口攻擊我亦在其軍
新吉郎即整列兵士其數殆七百其明我總軍亦
盛語曰今夜神風之徒拔刀斬入城中我總軍亦
與之俱夜襲欲一舉拔城我即應曰神風之徒自
昨冬之俱舉而勇敢者皆斃今之殘徒其實早怯固
不足論矣此舉疑難信寧薩軍而已而夜襲則雖
或可多得勝利恃神風之徒甚非也大舉夜襲則死
傷最多矣不可不用大軍有白日之利隆威又向
地理因盡其曲折是以夜擊之事先詳其地理然
後決大舉夜襲於友房等指揮三小隊出于高瀨口
北村風純佐友房等指揮三小隊出于高瀨口
又其明二十五日高瀨口報急戰為之指揮率總
軍進木留於寺田立山等地頗激戰為負銳傷不
得已讓總軍於新吉郎置本營于此而院加療養尚
指揮彈藥其佗之事務置本營于此而院加療養尚

原吉次等連日防戰將士頗力兵勇是時兇惡
無賴之徒出沒各所入暴農富商掠奪財產為
良民之妨害也甚矣以故別編制鎮撫隊以令巡
邏查察時官旬迴八代口漸進擊我軍受敵於南
北防禦不容易以故當縣士子削新者來議曰堰
留石唐川注水城下省圖城之兵以備南北之防
戰此策最奇以是我直議利秋秋不利秋可其策因速
強行頗雖盡力於南北之防戰不日敗軍于川尻
口不得已全軍解圍退木山其佗此際我亦以銳
傷稍得已癒復自指揮隊下進舟抗戰又敗退于
矢部於是編制我兵於中隊一隊總員為五中隊以友
房成純岩間小十即深堦一三枚紫謙十即為中
隊長我指揮之總軍赴人吉進軍一中隊于五木口
四中隊于水股各隊防戰數十回殆經五旬遂又
敗退大口自是且戰且退經本城大久保財部山
寺轉戰至宮崎當時我軍大衰兵氣甚挫每戰不
利且我雖在軍中近罹病覺身體少衰弱雖然大
鼓舞兵士防禦保北川時屯集川上薩兵已敗敵
軍有絕我背後之勢遽遣我麾下之一中隊備背
後之敵尚欲遣援兵而傳令于佗一中隊其軍未

本月謂十月
為新首

至既我夜被橫擊官兵因病退共度不得已隱匿
荒裡至夜欲走入我軍而四圍皆敵且未奔走任
途不得已潛伏民家其後迴推葉山將到延岡其
處便反潛伏佐土原其中開九月一日隆盛等突
入麻見為乃間行到麻見嶋邊便官兵如稻麻
竹葦不得利入城中尚潛伏待時之至聞是月廿四
日隆盛及利秋村田新八寺皆戰歿其餘悉降伏
大落膽以為無復可死以賴乃決意于屠腹矣既而
聞真隆盛遁逃未死以信然則尚慮不如為後圖
又隱匿于彼潛伏于此其中本月十六日遂為捕
縛自匿一身之始終顛末如本而已矣○吉十即
嘗識幹事河野某吉十即踞我判廳白其狀之時
幹事曰汝先年佐賀之亂受吾糾彈今已忘之耶
吉十即莞爾而笑曰臺下非河野君乎我聞臺下鄉
以激論退職然今又奉職耶幹事亦笑曰汝之罪
可惡也而已汝為國事犯之巨魁亦聊可謂以存男兒
之面皮者且汝信書可速遣老母之許吉十即頗
有感喜色且云彼事實者其言談舉止後容恰如平
此後世或誤余事實者其言談舉止後容恰如平

常云則其遺母書翰曰謹奉母公平素蒙不可過失
大事之教諭不斯須忘心然誤始終意見雖盡同
志中涯分之力而遂負奸賊遺憾無限吉十即亦
六月下旬患風久因鬱元氣未復故就中過佐土
原之敗不任奔走以故獨陷敵中其後百方將入
我軍中潛行而不能其中原兇嶋亦敗西鄉氏以
下皆討死於是乎進退極矣因於薩國郡山鄉花
尾地自盡矣素志不達先於尊體為黃泉之客不
幸之罪萬、豈可任恐懼之至哉雖然後世論定
而後吉十即輩忠義之名顯、然也必矣願安尊
憲親戚朋友亦多加義舉所存甚妙焉尊體左右
諸事可不便其是而己憂心忡忡、抑又有心於國
家者必相憐耳敢請聖見輩等生長之後必結父之
志可、因家盡忠悃之教訓過益田策多者于佐土
原其後倚附而不相離今注視我最後然後託歸
國請委曲自其人而開焉心事萬緒難盡筆紙萬福
其可祝九月廿六日書
○和浦新吉即臨刑場視官吏曰我必再生人間
為天下誅鋤逆賊足下等能記之乃呼快二輩遂
就死有歌云召摩倭波耶以宇古登迺波茂那加

理袈里加念天紀倭女志古登仁並理勢婆
○丙子之冬十月同士加屋霧堅飯田和平今村
榮太即大石虎雄深水榮喜管八藏等加之秋月
奮藩士其數百七十名嘗深憂國事且激怒縣令
之重飲暴行歎血結約殺戮縣令安岡良亮參事
小關敬直及諸吏十一名轉襲臺兵斬伐之二百
二十名其將種田政明既逃竄而弗得求因戮其
愛妾皆唱凱歌而退或取死地於山標、屠腹或
不幸而為捕縛者亦雍容就死所謂神風之壯士
者是也
論曰天下滔、浸淫戎狄夷蠻之利誘其且畫之
所為莫非賈利之弄矣故本然之善心其發見至
微而括之也深矣於是見憂國傷時知耻捨生之
士則或以為頑陋或以為無識喋、罵詈不止悲
夫夫感慨殺身之徒唯不精於理耳其節操激烈

英風氣格真國家之藩屏干城而可以賴者也故
朱子取漢名節者為此也稻葉正信嘗有言感慨
殺身之徒可以至從容就義之域身不恥靖獻遺
言者可以語中庸之理夫有感慨殺身之節操而可
以至永居困難艱苦之地而動靜語默不失其節
度身不耻靖獻遺言者見進退去就死生存亡之
道之大意故可以語大本達道無彀無具之妙理
為个上者真知此意愛用感慨殺身之後則寇賊
卒究不得起腥羶羯奴不得窺國家盤石後世之式
鑑永保泰平若夫漢名節我熊本士皆偕當國家

下
衰運風俗圓軟人情無廉之極不顧世之罵詈身
之利害發憤奮勇項背相望為天下以誅奸挽回
國運為志何其壯也然其志不遂時運之衰奈何
誠可惜哉

丁巳竊辨錄

畢

...

...



